同筑百年乡村梦

■ 石雪萍

周末,与友人相约,到素有“诗画村庄”美誉的坑塘村游玩。坑塘村离城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出了城,一路向东,过了铁路桥便不远了。过桥、掉头、下坡,一座刻印着“坑塘村”三个字的高大牌坊赫然在目,牌坊下是一幅简朴的水墨画:层叠的远山,玉带一样的溪流,轻舟一叶,舟中人两三粒,正举目远眺,远处田垄交错,农人往来种作。如此画境,与向往中的桃花源颇有几分相似。

村道旁,整齐的小黄竹迎宾一样立着,紧贴一堵白围墙。墙头上堆叠了浅棕色的干稻草,远远看去,像是打着瞌睡的眼帘。“看,墙上有画!”友人指向十米开外说。黄竹掩映,墙上是一大片肆意的渲染,像积雪上的一堆余烬,被四处涂抹。这是一幅《乡村农忙图》。苍茫的天底下,一排低矮的房屋,灰黑色的土地上,有拾稻穗的老人,割稻的女人。田埂上,汗流浃背的农夫,正在弯腰弓背挖红薯。画上有文:石以砥焉,化钝为利。

“这是五十多年前的坑塘村,吃糠咽树皮的苦日子,忘不了。”院子里走出一个老伯,见我们驻足赏画,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,“这画,是让人忆苦思甜的。”问作画者是谁,老伯指指院子:“村里的栋哥儿画的,他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,几年前回乡,把村里的闲置地改造成了农庄,城里人都喜欢来这里吃饭、游玩,娱乐项目也玩出了新花样:窑鸡、钓鱼、摘果……现在这里都成了网红打卡地了。”言语间,老伯禁不住地嘴角上扬:“有空的时候,栋哥儿还会免费给游客画画,碰到喜欢学画画的游客也教两下子,路子是越走越宽喽。”老人笑着,脸上的皱纹漾成了一朵葵花。

我们随老伯走进了这个看似普通的农家后院。院子里的果树刚挂过一轮果实,叶子略显清疏。沿着小径往里走,一阵香气扑鼻而来。

“看,他们在窑鸡!”嗅觉特别灵敏的老李兴奋地喊。一看,一群孩子正围着刚出土窑的烤鸡欢呼。烤鸡焦黄的色泽令人垂涎三尺,绵软的香气丝丝缕缕地往鼻腔里钻,直把人的胃口吊上云端。农庄后方有个果园,种着蔬菜,养着走地鸡。到果园里,看中哪棵菜就拔哪棵菜;鸡鸭遍地走,看中哪只就逮哪只。这种农家的乐趣,无论是孩子还是久居樊笼的大人们,都喜欢得很。

忽然,耳畔传来一阵稚嫩的读诗声: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……”扭头一看,几个孩子正一边念诗一边追着蝴蝶在闹呢。屋檐底下,一个四十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,在案前提笔作画:凝神、压纸、起稿、落墨。起笔干脆利落,收笔气定神闲,远远看着,便是一幅绝佳的风景画。

正笑着,老伯招呼我们:“池塘那边正在捉鱼呢,我领你们过去瞧瞧。”池塘位于村庄的正中央,出了农庄的后门,一下子就到了。三口池塘,一字排开。其中一口池塘的绿化带上挤满了人,看热闹的,捉鱼的,买鱼的,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。有的鱼被装进筐里提上岸,有的被扔出了优美的抛物线落地,扑腾乱跳,像是洗了个泥澡。吆喝声、叫买声、打趣声此起彼伏。欢乐的气氛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,在小乡村的上空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。好一幅欢乐祥和的乡村画卷!

夕阳西下,金色的光影铺洒在池塘的水面上,倒映着岸边墙上的一幅水墨丹青图:烟霞流转,远山绵延。小村庄百草丰茂,杨柳依依,水波粼粼。昂首向前的大人们拉着稚气未脱的孩童,笑着走在旭日东升的大道上。不忘来时路,走好脚下路,坚定未来路,丹青图上配有诗文:共护诗画坑塘村,同筑百年乡村梦。

醉人鹿湖顶 ■ 黄诒高 摄

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

博贺美

■ 周 旺

博贺美,美在渔船。

从前,舢板小艇,一人摇橹一人撒网。圆圆网口,抛在海里,却罩不到幸福。

五六十年代,帆船归队。靠风驶船,凭经验捕鱼,一帆风顺鱼满舱,逆风驶船鱼虾跑。

新世纪,“鸟枪换大炮”,帆船变渔轮,科技捕鱼,让渔业插上翅膀,渔业生产夺全省之冠。

如今,钢轮上飘扬国旗,闯南海赴远洋,乘风破浪,扬国威振人心。

博贺美,美在码头。

旧时石块垒堤。七十年代人定胜天,铁锤砸石头、双肩挑泥沙,举全镇人民之力,筑起广东首座硬底化码头。如今她似巨龙躺卧,呵护博贺渔船,守护博贺幸福。

博贺美,美在渔家楼房。

解放前,渔民栖息海滩“白鸽笼”,台风暴雨中摇晃,没有丝毫安全感,如今岸上建起了安乐窝。

渔家住房从“猪笼屋”到一房一厅琼楼玉宇,如今再向往城市化的商品楼。

朝晖照射大地,晚霞布满天空,金色光芒映射着渔家大厦,把美好洒在博贺古港。

博贺美,美在人心。

以和为贵,以人为本是博贺人的美德。婆媳融合,家庭美满是他们的向往。

待人热情,共创双赢,终极目标是建设博贺美丽渔港。

麦地的回忆

■ 陈 兴

散步时,我看见田野上一望绿色的作物,样子像是韭菜。刚好附近有个农民在地里锄草。他告诉我说这是小麦,种子从网上买的,“生产队时候种过小麦,后来没见过了;我想种来看看。”

这种小麦和我以前见过的不同,它们的叶子比我以前见过的小麦叶子肥大而短,更像是韭菜。他的话里,有着对小麦的难以割舍之情,从而也勾起了我对麦地的回忆。

我的家乡在化州南部。生产队年代,也曾种过小麦。种小麦的年份不多,面积也不大。记忆中,大约是冬天播种,开春长苗。在我们的认知中,小麦是北方的农作物。在此之前,我们从未在地里见过这种作物。所以,当地里长出油绿的麦苗时,我们别提多开心了,割草时,常常要到麦地那儿去看一看。

麦地吸引我们的,首先是这些油绿的麦苗。它们长得太好看了,油绿油绿的,特别是那些刚长出的小苗和叶子,柔嫩得如同婴儿的小手。整片麦地,油绿的一大片,麦苗随风起伏,仿若波浪——后来,我才知道有个词语叫作“麦浪”,再后来,我才知道麦地是诗人海子反复歌唱过的,并且其后中国诗坛出现了一阵铺天盖地写“麦地”诗歌的热潮。我们常常到麦地里去割草,有时是在早上,有时是中午或者下午放学之后。麦地里的麦苗是一畦一畦分隔开的,我们就在畦与畦之间,蹲下来割草。这些草长在畦边,或者麦苗中间。麦地里的草特别嫩,比长在田塍上的草嫩许多,牛也爱吃。有时不小心割断了麦苗的茎秆或者叶子,那伤口处,会渗出淡淡的汁液,沾在手上,有着淡淡的清香。这淡淡的清香,抚慰过我们饥饿的童年。麦苗长高之后,在地里割草,就看不见人了。只听得到彼此的呼唤声和应答声,却看不到人影,麦地顿时变得神秘起来,仿如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。有雾的早晨,更加深了麦地的这种神秘感。一个捣蛋鬼在浓雾中悄悄走到你身边,你浑然不觉;等到他突然尖叫一声,你吓了一跳,惊魂未定,但他早已像一条鱼潜回了水里。浓雾像是一层白白的轻纱在麦地上飘荡,给麦地带来了朦胧而素朴的美,这是大自然对乡村孩子的美的启蒙。更多的时候,早晨的麦地,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,麦苗的叶子上缀满了一颗颗晶莹而闪亮的露珠,整片麦地,数不清的露珠在风中晃荡着,闪耀着,实在是太美了,叫人不忍心碰落一颗。但在麦地里割草,怎么可能不被露水沾湿衣服呢?那是麦苗湿漉漉的馈赠。

等到麦苗开始抽穗灌浆时,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剥开那些还十分稚嫩的麦粒来看看,在手里揉一揉,闻闻它的清香。麦苗长出一束束麦穗以后,麦芒上挑着一颗颗露珠,更是好看。我们有时会偷偷折断一株麦苗,取其带着茎秆的麦穗,拿在手里转动着把玩。那时,我们还没懂得,每一串好看的麦穗都会带着锋芒,有时也会将生活刺痛。我们只看见金色的阳光在麦地的露水里晃荡。

小麦收割后,麦地就变得空荡荡的了,但也遗漏着一些长在地边、畦边或者是倒伏在地的麦穗,割草时到那里搜寻一番,多少会捡得一些拿回去喂鸡。收割和脱粒是大人们要干的活,我们更在意那些金黄的麦秆。我们知道我们戴过的麦秆帽,就是用麦秆编织的,但在我们那儿,没有人会编织这样的麦秆帽。麦秆是中空的,有时拿来吹着玩,当然,也弄不出什么声响来。有小孩拿它插到水缸里,鼓气一吹,水里就冒起了一连串的气泡——在几乎没有玩具的童年,身边的每一样物什例如瓦片、石子、橄榄核,都是我们的玩具。

随后,生产队就将麦粒分到各家各户。麦粒可以像米粒一样用来熬粥,但口感不及白粥,吃多了也容易胃寒及消化不良。我们家在煮麦粥时,会买一些猪骨头一起熬煮,那无疑是人间至美的味道了。那时没有高压锅,只有普通的锑锅,而且是用干稻草来烧火,得熬煮很长时间才能将麦粒煮得烂熟。灶膛里吐卷着红色的火焰,而一锅麦粥还未煮好,“伙头军”已满头大汗了。麦粒也可以磨成面粉,再弄着吃。可以弄成面团小疙瘩加糖水煮,味美;加盐煮则食欲全无。也可以和着清水一起煮,状如浆糊,最难入口。1976年那场特大的洪水灾害之后,因为缺粮,我们家吃了好多顿这样的“浆糊粥”,而那些面粉,听说是政府发下来的救济粮——小麦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。

光阴匆匆,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,但我偶尔还会想起家乡的麦地来。那里,以及那个年代,有我童年美好的、同时也带有艰辛岁月烙印的记忆。

那堵墙(外一章)

■ 梁培英

幼儿园门口有堵墙,年轻的妈妈牵着泪眼朦胧的孩子进入校园后,偷偷地躲在墙角下,听着从墙里传出“我要妈妈 ,我要回家……”撕心裂肺的哭声,慌忙地用手捂住口,扶着墙壁,潸然泪下。

小学门口也有堵墙,匆忙的父母们把那重重的书包挂上孩子稚嫩的肩头,目送那小小背影融进那大大的校门后,迫不及待地跑到那堵墙边,伸长脖子,踮起脚尖,身体紧贴在墙壁上,像根树藤要往墙上攀爬。

中学门口的墙很高,中年的父母们只能每周一两次,提着保温饭盒,在高高的墙外徘徊着 ,等消瘦的孩子下课出来,狼吞虎咽地把热乎乎的饭菜和浓浓的汤清扫干净,又急匆匆地跑进墙里面去了。

大学里的墙很高很远。还好,墙上有窗,一扇无形的网窗,让守候在千里之外的父母,随时可以看到莘莘学子的行踪。

社会上有堵无形的墙,年迈的父母,每天在墙外盼望忙碌的孩子回来,享受天伦之乐。

啊,墙,那高高低低的墙!把可怜的天下父母与孩子们相隔两端。

墙啊墙,你如一座高山,让无数父母日夜仰望,坚持不懈攀登、穿越!你如一片无边的海洋,让无数的父母们在岸上望穿秋水,等待孩子归帆。

母校110周年华诞感怀

深秋时节,稻浪伏金,桂花飘香,北雁集归,最是一年好时节!

“翘首盼君归,共叙桑梓情”,母校电白一中校友征集令,在微信上,如天空飞花,翩然入心怀。

甲申年十一月八日是母校110周年华诞啊!这是母校在召唤,宛如母亲在家门口,翘首盼儿女回家!

百余年母校,举烛前行,栉风沐雨,砥砺前行,四万多个日日夜夜,如灯塔,屹立学海,为莘莘学子导航。

百余年母校,曾是我们青春绽放,梦想起飞的殿堂。这里,师恩浩荡,同窗情浓。教室里有我们朗朗读书声,操场上有我们青春的脚步,榕树下有我们欢快的歌声……

百余年母校,匠心园丁,英才辈出,桃李满天下。这座桃李园曾出栋梁无数:有科学院士,有工程师,有教育精英,有企业家……

百余年母校,我有幸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,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,短暂而美好,融合在母校浩瀚历史长河里,源远流长!

明天,甲申年十一月九日,母校将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。五湖四海的学长师长,将挥舞着闪亮的翅膀,如归巢鸿鹄,为母校带回丰厚的生日礼物,共度美好时光。

我不是鸿鹄,我就在母校身旁,如在母校屋檐下筑巢的燕雀,见证了母校十五个春华秋实,桃李芬芳满园馨。

此刻,唯有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再创辉煌,永远烛光璀璨,育才铸魂实名校,为祖国树更多栋梁,为社会发展做更大贡献!

◎小说连载 65

也征

■ 阿 明

第四十四章

–2–

回到座位,龙涛明打开近期工作安排表,重新审视着。不一会,电话铃响起,他随手抓起听筒搁到耳际。

电话那头,传来的竟然是柯金福的声音:“龙厂长,我是金福呀。上次那件事确是我糊涂,对不起您!我们自食乐世界一别后,公安机关全国通缉我,这段时间我东躲西藏的,日子不好过呀。过两天就是春节了,请您看在一场同学份上原谅我,我们签份和解协议给公安机关,好让我春节能回家看看年迈多病的父母啊!”

龙涛明开头有些愕然,乍听柯金福这样一说,心里有点被打动,可继而一想,这不仅是自己的问题,更是关涉到法律正义的问题,于是默不作声,把听筒放回了座机。

柯金福也识趣,没有再打第二次电话。自从“12·31”案件脱逃后,他暗中一直同欧光华和张松东联系。刚才给龙涛明打这通电话,就是张松东的主意,目的是求得龙涛明的谅解,为下一步派欧光华来当“和事佬”铺路,同时试探一下龙涛明的反应,看他会不会报警,让警方到来电号码所在地对柯金福进行抓捕。

离开江南市以来,柯金福在省内几个地级市之间如惊弓之鸟般东奔西窜,日常需要的资金和假身份证全都靠欧光华提供。今天下午,他已用假身份证买好了从江东市到省城的长途汽车车票,临上车前才在公共电话亭给龙涛明打去电话。

这次逃赴省城,柯金福其实还肩负着欧光华交给的一项“任务”——追债,而他要追的欠债人则是之前张松东在娱乐小世界赌博时,认识的那位嗜赌如命的“战友”莫德钦。

作为赌场常客,莫德钦每次光顾都要赌上超过三天,在这72小时里可以完全不睡觉,仅是吃点VIP赌厅提供的简单餐食,每赌输赢更是在千万元以上。郑勇坤和欧光华两位赌场老板,早摸底过莫德钦的身份和经济情况,知道他是省城经济开发区主任,手上的资源大得惊人。以前他赌博有输有赢,每次输钱后,第二天都会把欠账还上,很讲信用。可最近几次,他“手气”太差,连赌连输,已欠下八千多万赌债,近段时间还玩起了“失踪”,赌场不来,电话不接。

为此,欧光华联系上柯金福,委托他去趟省城追债,承诺完事之后给他5个点的提成,并从江南市派给他两个助手。

柯金福大智慧没有,小聪明还行。到了省城,他带着两个助手吃过晚饭便直奔开发区办公大楼。整栋大楼只有一个人在值班,柯金福自称是省政府行政处长,夜里巡检到这儿,顺便想招个领导司机,从值班人员那里要来了开发区的电话号码本。从后头翻查出莫德钦司机柯华的戈机号码,直接使用值班电话呼叫柯华。

不久,柯华回了电话问谁找。柯金福骗他说:“柯华吗,我是省政府办公厅的,根据省领导要求,想到基层招个司机,有领导介绍说你条件很好,你现在有时间回开发区办公大楼来面见一下吗?”

听到有机会当省领导的司机,柯华一下子两眼放光,马上答应:“有时间。我现在就回。”本来这段时间因为莫德钦变得非常抠门,他就已萌生了换老板的念头。

挂掉电话,柯金福暗暗高兴,和两个助手留在原地守株待兔。不大一会,便见柯华驱车而至。柯金福装模作样对柯华面试一番,然后表示很满意,留下了柯华的联系电话,说春节一过就来招他走。同时闲聊似的,顺嘴问柯华一句:“今晚你不用陪老板吗?”柯华正被天上掉下的馅饼乐昏了头,随口便答:“老板在人人乐洗浴中心,我十点去接他就行了。”见已达目的,柯金福随意写了个假名字和假电话号码给柯华,就离开了。

一行三人很快来到人人乐洗浴中心停车场。柯金福凭着跟随欧光华、郑勇坤他们装配汽车的熟练手活,偷走一辆面包车,让一名助手先把车开到门口外守着。临接近十点时,另一名助手则当他的随护,一同去了大堂。

十点一到,莫德钦果然出现在了大堂。只见他站在前台处,一手拿着老板包,一手握笔龙飞凤舞地签单结账。等他往大门口方向走来,两位迎宾小姐齐声合唱:“谢谢老板光临,欢迎下次再来!”

目标锁定,柯金福悄悄快步上前,搭着毛线衣的右手握枪顶着莫德钦后背,附在他耳边厉声说:“莫主任,我是来讨账的,识相就听话跟我走,否则一枪打死你!”莫德钦霎时脸色大变:“好好好,我听话。”

眨眼间,莫德钦已被柯金福劫持到了面包车上。一关上后座车门,柯金福把莫德钦夹坐在自己和另一名助手之间,并吩咐前头司机位的助手开车,迅速离开。

一路始终把枪口对着莫德钦,柯金福嘴里阴恻恻地威胁:“莫主任,我是拿人钱财,替人办事。丑话讲在前面,如果你那八千万欠款明天不到账,你的尸体就会漂浮在流花江上咯。”

莫德钦耀武扬威了半辈子,从来没遇上过这种阵势,着实吓了一跳。待他镇静后,认为只要给了钱,性命应该无虞。于是重新拿出自己作为开发区主任的领导姿态:“你们老板也太小看我莫德钦了!我这段时间忙得够呛,没时间上食乐世界而已。不是区区八千万吗?今晚我就安排人明天打到账户上!”

把车开至一家名叫“皇家茶苑”的地方,柯金福在停车场先叫开车的助手进茶苑去订了间配备电话机的“皇后茶室”。助手听命行事,一等服务员上好茶品,立即把人支开,稍后柯金福便与另一名助手协力押着莫德钦进去。

检查完茶室内外环境,确保暂无风险,柯金福又命令莫德钦给司机柯华的戈机留言:“今晚和明天不用接我,过两天联系你。”然后要莫德钦马上找人还钱。

这会儿心中有底的莫德钦却不怕了,泰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故意摆谱:“不急嘛,你让我想想选哪个老板呐。”“我的莫大主任,你刚才不是说区区八千万吗?怎么还要想?”看不惯他装腔作势,柯金福反唇相讥。

此时此刻,禁不住心生一丝悔意,莫德钦暗骂自己:“都是你好赌惹的祸,落得如今‘虎落平阳受犬欺’。要是以前,哪个无名小辈敢如此放肆?”当然,他也识相,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,毕竟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,小命还拿捏在他人手上呢。终于不再磨叽,他拿出随身电话本,接连打出三四通电话,分时间先后,约了两个人来“皇后茶室”饮茶。

由两个助手扮作客人,在茶室入口处散步探风,柯金福自己则扮成了茶艺师,留在茶室里泡茶。

不一会,便有个口里叼着香烟,戴着眼镜的瘦高个子上门。他左手夹着皮包,右手挽着位妙龄女孩,进来一见莫德钦,马上点头哈腰:“莫主任,这么晚召见我,又有什么好事呀?”

莫德钦勉强一笑:“肯定有好事啦!李总呀,你要的那500亩用地,今天已出红线图,价格比其他人每亩降低10万元。你明天往我给的账户里打四千万,而你净赚一千万。怎么样?我莫某人够朋友吧?”

被称为“李总”的这位老板,顿时面露感激涕零状,双手作揖:“莫主任您的恩情,我李某没齿难忘!你以后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,我一定鞍前马后服侍到位!”

第一笔“交易”在他俩三言两语之间顺利达成,四千万元不费工夫已有了着落。莫德钦很满意,继续与李总及其身边的女友东扯两句西扯两句。看看手表,估摸第二位老板应该就快来到,他才下逐客令:“李总,刚才说的事你明天就抓紧办咯!待会还有省领导来找我饮茶,二位去‘舒服’吧。”熟知莫德钦的行事,李总无二话即领着女友很快走了。

再隔一会,又有另一帮人来到茶苑。领头的这位五短身材,长着肥头大耳,一副老板款地带着两个马仔进了皇后茶室。看到莫德钦身边没带人,挥手让两个马仔退至门外候着,他转头向莫德钦露出谄笑:“莫大哥,请受小弟伍某一拜!”

闻到姓伍的身上有浓重的酒气,加之此时心有不快,莫德钦不愿多啰嗦,摆出关照的样子开门见山说:“伍老板,你负责东区的三通一平工程和后来追加的管线管廊工程,结算交上来了吗?”“快了,春节后上班就交。”伍老板答。脸露微笑,莫德钦接着表示:“伍老板啊,今年春节我想送你个大红包哩。”

这位伍老板在江湖上混的时间长了,满嘴都是江湖话:“大哥恩泽,小弟定当知恩图报!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!”对他们这些人拍脑袋的场面话不以为意,莫德钦正色道:“伍老板,你在结算书上追加五千万元,我到时走程序批准。明天你先给这个账户打四千万,我等着急用,有困难吗?”伍老板哈哈大笑:“没困难,没困难!我说今天上眉跳个不停,原来是有这等大好事!哈哈哈!”

现场目睹了两幕权钱交易,柯金福内心感慨万千。都说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,他却见证了“有权能使磨推鬼”!自忖这辈子做到“有权”是不可能了,但做到“有钱”,未必不可能!现在八千万到账,自己可以提成5个点。哗!竟是四百万!这钱怎么花?听说泰国有人工再造医术,先把自己的“命根子”接起来再说,现在的自己,对女人有想法没办法,太窝囊了!就这么定了,待拿到钱就偷渡去泰国。

想到这里,柯金福心情大悦。送走伍老板,他换了副面孔,和颜悦色地对莫德钦说:“莫主任,你比孙悟空还厉害,几句话就‘变’出了八千万!我服了你!这样,我要钱到账才能放你走,你看今晚想住哪里,我来安排。”可失去人身自由的莫德钦哪有心情?只懒懒地回他:“随便吧。”

明天,这八千万元真的会到账吗?请看第四十五章。